

国际间谍案中的英国女模特自曝内幕

克丽斯蒂娜·吉勒，20世纪80年代英国时尚圈顶级模特儿，17岁的时候因参加伦敦当地的一场“平民时装秀”而一举成名，曾被英国HELLO杂志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并入选《人物》杂志评选的“世界上最美丽的100个女人”，身上一度拥有无数绚丽光环。然而，1990年以来，克丽斯蒂娜一直孤独地住在伦敦。想到过去，往事如烟，总会让她感叹不已，因为那些记忆永远都无法用“单纯”两字加以概括——

成了间谍和政客们的玩物

史迪森·霍华德是伦敦的一位医生，年仅30岁。我18岁的时候认识了他。但我感觉他不是真正的医生。

那年夏天，英国到处鲜花盛开，天气格外宜人。我和另外一位金发模特珍妮一起到克里威敦的阿斯多古堡旅游，那儿是英国政界要人常常光顾的休闲之地。史迪森的一位病人邀请他住进了这个山庄。从那时起，他实际上已成为外国间谍的代理人。

史迪森的公开身份是医生，却极少给人看病，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医术，而是有关世界的政治和军事。那时，莫斯科和华盛顿因导弹问题相互猜测，当时的英国十分紧张，并与双方保持着微妙的联系。但身为内阁战时大臣的杰克·普鲁夫却潇洒自如，到处寻欢作乐，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他把自己看作众多女士的梦中情人，包括我在内，有很多不懂世故的女孩被这个英国内阁大臣玩弄然后抛弃。实际上，自从去阿斯多古堡之后，我自己也成了他的玩物。

宫殿的主人比尔·阿斯多允许我们使用这里的泳池。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和史迪森在一起，我穿上泳衣跳下水，他叼着烟，要我脱掉泳衣，说这样更舒服，又没有别人。于是，我在池内脱下泳衣。不一会儿，比尔·阿斯多、杰克·普鲁夫走了进来，我一下慌乱起来。史迪森好像并不意外，他与他们寒暄起来。这两个男人见我光着身子，就开始不停地说话。我没意识到，史迪森竟悄悄地把我放在池里的泳衣抛到了池边一侧很高的栏杆上。这样一来，我赤裸裸地在池内，感觉紧张极了。我突然看见不远处有条毛巾，就赶快游过去取下包在身上。

这时，史迪森忽然走过来要扯掉我的毛巾。我不从，于是他们向我追来，我拼命地围着泳池奔逃，他们三人紧追不舍，如玩游戏般。杰克·普鲁夫，这个堂堂的政府内阁部长竟也在我身后追赶。因为奔跑，我身上的毛巾渐渐脱落。史迪森趁机打开了游泳池上方的大灯。在强烈的灯光下，我到处寻找可以遮羞的阴暗处，却众目睽睽，无处藏身。

后来，我被邀请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杰克始终伴随着我，并指着墙上的名画和照片说，愿意当我的导游。于是，我俩从一个房间走入另一间。我渐渐失去了方向感，我问他下一个房间里是什么，他说是“一个吻”，这时他抚摸着我的背。我对他：“杰克，我不需要温情。只需要保护！”到了另一间房里，我顺手拖来一套古战袍要披在身上。杰克笑嘻嘻地看着我拼命地往身上披，但怎么也披不上去。

当晚我睡得特别香甜，睡梦中我好像听见有人走动，但我一直没醒来。

怀孕后惨遭内阁大臣抛弃

第二天上午，我和史迪

森乘车回伦敦时，他问我杰克是否知道核武器秘密运往德国的情况。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进一步解释说：“比尔·阿斯多身上有一份文件，那是杰克的。那上面是有关美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将核弹头交给德方的情报。”那年3月，苏美召开核裁军会议，但华盛顿和唐宁街10号之间发生了分歧。所以史迪森得到美国的导弹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

1985年7月22日这天

天气很热，杰克给我打电话邀我驾车外出游玩。那年我才19岁，而他已经54岁。

我跳上了他的豪华轿车，但

我没有意识到，由此开始了一段与这位英国政府大臣之间的恋情。虽然杰克·普鲁夫的行为极为不轨，但与他厮守了30年的妻子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一乘上他的豪华轿车，感觉就像陷入难以自拔的幸福漩涡。车前

边总是挂着一面英国国旗，所到之处人们都用敬畏的眼光看我们，都知道是政府高官来了。

那之后，史迪森只要一

见到我就想知道我是否与杰克上过床，然后谈论一些国

际政治，他好像要从我口中套出什么。一天夜里，我正熟

睡时，史迪森突然闯了进来。

他想和我谈话，所有的话题

都是世界的，我不懂他怎

么老和我谈这些。他说：

“听着，克丽斯蒂娜，这一切直接

关联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他问我德国到底接受了多

少颗美国人的核弹头，这正是

苏联大使想知道的秘密。

我没有告诉史迪森，看得出来，他很着急。后来，史迪森

点燃了香烟，深吸了一口

说，“我们知道，德国人早

晚会有核武器的。我也知

道，只有你和杰克才参加过

一个特殊的庆祝会。”当然，

杰克肯定知道德国境内的

核弹头数量并且知道安装

的确切地点。

那之后，史迪森只要一

见到我就想知道我是否与杰克上过床，然后谈论一些国

际政治，他好像要从我口中

套出什么。一天夜里，我正熟

睡时，史迪森突然闯了进来。

他想和我谈话，所有的话题

都是世界的，我不懂他怎

么老和我谈这些。他说：

“听着，克丽斯蒂娜，这一切直接

关联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他问我德国到底接受了多

少颗美国人的核弹头，这正是

苏联大使想知道的秘密。

我没有告诉史迪森，看得出来，他很着急。后来，史迪森

点燃了香烟，深吸了一口

说，“我们知道，德国人早

晚会有核武器的。我也知

道，只有你和杰克才参加过

一个特殊的庆祝会。”当然，

杰克肯定知道德国境内的

核弹头数量并且知道安装

的确切地点。

那之后，史迪森只要一

见到我就想知道我是否与杰克上过床，然后谈论一些国

际政治，他好像要从我口中

套出什么。一天夜里，我正熟

睡时，史迪森突然闯了进来。

他想和我谈话，所有的话题

都是世界的，我不懂他怎

么老和我谈这些。他说：

“听着，克丽斯蒂娜，这一切直接

关联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他问我德国到底接受了多

少颗美国人的核弹头，这正是

苏联大使想知道的秘密。

我没有告诉史迪森，看得出来，他很着急。后来，史迪森

点燃了香烟，深吸了一口

说，“我们知道，德国人早

晚会有核武器的。我也知

道，只有你和杰克才参加过

一个特殊的庆祝会。”当然，

杰克肯定知道德国境内的

核弹头数量并且知道安装

的确切地点。

那之后，史迪森只要一

见到我就想知道我是否与杰克上过床，然后谈论一些国

际政治，他好像要从我口中

套出什么。一天夜里，我正熟

睡时，史迪森突然闯了进来。

他想和我谈话，所有的话题

都是世界的，我不懂他怎

么老和我谈这些。他说：

“听着，克丽斯蒂娜，这一切直接

关联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他问我德国到底接受了多

少颗美国人的核弹头，这正是

苏联大使想知道的秘密。

我没有告诉史迪森，看得出来，他很着急。后来，史迪森

点燃了香烟，深吸了一口

说，“我们知道，德国人早

晚会有核武器的。我也知

道，只有你和杰克才参加过

一个特殊的庆祝会。”当然，

杰克肯定知道德国境内的

核弹头数量并且知道安装

的确切地点。

那之后，史迪森只要一

见到我就想知道我是否与杰克上过床，然后谈论一些国

际政治，他好像要从我口中

套出什么。一天夜里，我正熟

睡时，史迪森突然闯了进来。

他想和我谈话，所有的话题

都是世界的，我不懂他怎

么老和我谈这些。他说：

“听着，克丽斯蒂娜，这一切直接

关联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他问我德国到底接受了多

少颗美国人的核弹头，这正是

苏联大使想知道的秘密。

我没有告诉史迪森，看得出来，他很着急。后来，史迪森

点燃了香烟，深吸了一口

说，“我们知道，德国人早

晚会有核武器的。我也知

道，只有你和杰克才参加过

一个特殊的庆祝会。”当然，

杰克肯定知道德国境内的

核弹头数量并且知道安装

的确切地点。

那之后，史迪森只要一

见到我就想知道我是否与杰克上过床，然后谈论一些国

际政治，他好像要从我口中

套出什么。一天夜里，我正熟

睡时，史迪森突然闯了进来。

他想和我谈话，所有的话题

都是世界的，我不懂他怎

么老和我谈这些。他说：

“听着，克丽斯蒂娜，这一切直接

关联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他问我德国到底接受了多

少颗美国人的核弹头，这正是

苏联大使想知道的秘密。

我没有告诉史迪森，看得出来，他很着急。后来，史迪森

点燃了香烟，深吸了一口

说，“我们知道，德国人早

晚会有核武器的。我也知

道，只有你和杰克才参加过

一个特殊的庆祝会。”当然，

杰克肯定知道德国境内的

核弹头数量并且知道安装

的确切地点。

那之后，史迪森只要一

见到我就想知道我是否与杰克上过床，然后谈论一些国

际政治，他好像要从我口中

套出什么。一天夜里，我正熟

睡时，史迪森突然闯了进来。

他想和我谈话，所有的话题

都是世界的，我不懂他怎

么老和我谈这些。他说：

“听着，克丽斯蒂娜，这一切直接

关联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他问我德国到底接受了多

少颗美国人的核弹头，这正是

苏联大使想知道的秘密。